

綠 珠(初稿)

赫恪

我，蕭木，又做了那個夢。……

同是那一年，隨著家人逃難，來到西邊山下蔗工村的蕭木在校園操場，淋著嘩啦嘩啦大雨，眯著眼雙臂展開，逆迎著風，碎步慢跑起來；嘴裡發出只能他自己聽得的嗚嗚啾啾聲音——繼而，竟跨過操場外橫木條綁紮的圍牆，同樣的身姿碎步，穿進大片大片隨風前後左右大動作搖盪舞擺的甘蔗園間的牛車路，不一會兒，啊——早已退休的黃姓校工幾回提起那一年蕭木轉學初來乍到遇上不曾見識過的颱風大雨……說著當時所見情景真的就手舞腳蹈起來：我正忙著給教室窗戶釘上防風板，又要注意周圍的樹枝萬不一給吹斷了、飛過似箭的射著了，那可就慘字加塗塗塗了。——說時遲那時快，正好看見那個死猴罔蕭木還在操場玩著踢球呢……我喊了幾聲他當然聽不著的，風雨那麼大，心想，等我釘好防風板才要過去喊他、叫他回去——誰會知曉他竟然跑進甘蔗園……這是某一年蕭木回到小山村在阿德子擺的臭豆腐攤上遇見多少年不見的黃姓校工——村裡同蕭木上下屆畢業的「一街村」小學畢業、還留在村子裡等待時機北漂的同學大都稱呼老校工為黃校長……喝著酒配臭豆腐配家常時黃姓校工問了阿德子：這個少年的是誰家的孩子怎地沒有印象？阿德子回說了就是那個校園內最調皮搗蛋的蕭木啊……啾啾啾蕭木啾？每個學期考試都是前一、二名的蕭木啾……老師都說聰明過頭了所以最會調皮搗蛋的那個蕭木啾……就是那一年我們學校的教室樹木幾乎都被吹倒的那一年……就是你這個傢伙害我擔心得不得了、颱風雨那麼大卻迎著颱風雨大吼大叫的跑進甘蔗園裡——這樣這樣……老校工說著時還張著蒼老膚肉萎縮的雙臂……這樣這樣……那是一個很溫馨也很寒濕的冬夜。蕭木很是驚訝隔了那麼漫長的一段歲月老校工竟還記得清楚當時的情景……隔年一樣的冬雨夜蕭木再回到小山村問了改換麵食小吃攤的阿德子這才知曉老校工往生了……

日常頂著亂髮走向公寓樓下拿早報，回到房裡迷迷糊糊的張開眼，想起昨夜出現的阿基咕那滑稽模樣。阿基咕好像說了那麼一段話：對於死，說也不畏，我阿基咕並不是那麼在意。早死晚死，人人都會死的，不是嗎？依照你最喜歡聽的，我們村裡老人的說法：「人，活得歲數剛剛好，該死就死，這才算好命；可不要活得過老，該死不死的惹人嫌招人怨不打緊，人，不像人的活著才可憐哪！」這，我可也是照著咱們村裡老人的話，一字未加、半字沒少的轉述喔。比如「活得歲數剛剛好」是幾歲？我沒問過也沒聽說過，所以無法告知正確的數字。這，你要

幫我寫在書裡喔！問我死的感覺怎樣？好得很，有如睡夢一般；所不同的是，沒了惡夢驚醒時的惶恐難安與美夢醒來時的流連悵惘……

蕭木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看著桌上阿基咕幾天前與他的房東黃太太同來、帶來的粽子，不覺莞爾卻沉沉的吐了口氣。於是，慣例的翻閱社會新聞——蕭木愣住了，入眼看到的一則消息竟是「女子輕生跳樓，賣粽子的冤死」。繼續看下去，黑白小幀現場照片，他不可置信的拿近了仔細瞧，眼睛愈見愈模糊起來……不就昨晚才夢見阿基咕的嗎、且說了那樣幾句與死亡相關的話——那幾句話他阿基咕不也時不時就掛到嘴上沒話學鸚鵡說話的一再重複、怎麼就……蕭木混身頓時感覺乏力的往椅背靠躺下去的同時將報紙往書桌一甩、腦袋裡填裝的物物項項彷彿也隨著拋甩出了……久久之後……摀著臉卻好似雙手將臉往桌面拉下、嗚嗚嗚的悶哭起來……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開頭，雖然，故事的開頭不盡相同(這裡所謂的開頭不盡相同僅只在落語不同；而開頭就是開頭了)。一般而言，說故事的人都是活著的：因為，死人是不會說話的；卻偏偏說這故事的是個死人——可不是，「話說從前」的是個死人(未死之前所說的，只是那時候沒人聽得)，接續說的也是個死人呢(的確是死了的)：誰說死人不會說話？

寫小說不同做學問的吧：中國元曲或章回小說所見的楔子，可寫成一本書，那是十年寒窗學問家的事兒。《辭海》的解釋是：物有罅隙，人物以補其缺，曰楔。元曲體制，每本以四折為原則，其有餘情難入者，別為一節，止一二小令，加于折首或插入各折之間，名曰楔子；蓋為補其罅隙之義。小說之引端亦曰楔子。以物出物之謂也。也就是說，以甲事引出乙事的意思。那麼，抄錄這幾行釋文的用意，不就很清楚的藉著「以物出物」替換「用一個死人的話當楔子卻引起另個死人連綿不休的話本」嗎？當然，這兒講的寫小說不同做學問云云亦或有商榷處；比如：小說以某人於某時辰無端打個噴涕這一動作啟頭，不也可以敷演數千或數萬字的嘍？又比如這篇小說卻是拿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開頭來開頭一樣，寫上幾萬字也是可能的。

石定仔都已經死去作神了，自然不會有人記得，他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幾時幾分、是否下著陰陰冷冷、濕濕漉漉令人縮肩弓背的冬雨；或者太陽晒著屋頂叫人鬱卒得要抓狂、跳進嘎啞啞溪頭冰冷得和冰箱裡一樣溫度的水中才能消暑的日子裡說的這一幕：那時候，他還得經常騎著老爺機車回紅頭山再上去半小時路程的家，幾次在林子裡看到的情景。有關石定仔的死有多種說法，這裡再加上一說：村子裡幼兒所的陳老師指出，那時候石定仔已經中風，透過村裡的頭人出面說項，才被送到縣城的老人安養院或是收養院。因為他過去與人相處都無所計較，嘻哈

間幾杯紅標米酒下肚更是人人你兄我弟、甌碰拳豁的；唯恨人肉不好嚼食，否則割肉給大家配酒亦不皺眉頭一下：於是人人亦樂得和這個他們抹拭嘴邊兒油渣之餘，還在背後稱呼**恠戇**人的石定仔交陪往來；因為他無妻無後，雖然入院後沒法再與眾人飲酒作樂，但念情懷舊的村人總也三五時候結伴煮了肉糜，帶著一二罐米酒到老人院探視：一邊，以綿球露酒滋潤石定仔顫抖斜敲、乾裂的唇瓣，同時，無所禁忌的講腔講卵兼說天文地理，喧嘩一陣後，留下石定仔啜吮著兩行鹹鹹淚水遙望窗外遠遠有如翠屏、漸漸隱入灰白色濃厚暮靄的中央山脈，心裡說著：人，攏是要死的，死有啥好驚的？死了後，要燒（火葬）要種（土葬）隨在人。但是，靈魂應該有的，飛上天（堂）亦是墜入地（獄），如此而已。真多謝村裡的人有念舊情，沒嫌麻煩，時常來看我——唉，扯遠了。聽說，石定仔是吃著村人送過去的冬至湯圓噎死的。這以下所描述的就是依當年同石定仔一起喝酒、如今也和他一起「種」在紅頭山的幾個老人所轉述且在村子裡流傳過一陣子的情景：

這是搭建於叢林中的舞臺，觀眾便是周邊的林木了。舞臺的佈置正如歌仔戲外台演出、用著三片帆布彩繪的佈景襯掛起儼然金璧輝煌的宮廷氣勢；文武場分列於舞台的左右角。不同的是，依著佈景另搭建了高高的樓台：兩側設有階級以供上下。樓台正面是腰高的欄干。絲竹籟聲中，宴會已開始。除了於舞台正前方表演的舞者，扮成王公將相的演員則依著矮腳長方形的桌子，盤坐於後，正觥籌交錯、大嚼大吃之際。坐於正中央的當是帝王了，卻不時轉頭對著坐於其左側、神情冷肅、穿著翠綠衣裳的女子，既似挑逗還似討好的嘻笑著。綠衣女子在舞台上尤其顯得醒目引人注意了。

舞者僂僂舞罷，鶯聲燕語回到座席後的空位坐下，身旁的臣子們於是藉著為她們擦汗之際，佔了些身體上的便宜。隨著，由後台又陸續蓮移衫飄、出現另一組服飾不同的舞者、表演。

風吹過林木，葉落隨著樂音顯得有些猶豫的飄盪、飄盪……

整理著石定仔與他一夥兒、也已經故去的**老酒腳**傳言「紅頭山上三五時候有歌仔戲搬演」的故事時，一波一波弦樂器演奏的音樂穿過鬱熱的空氣溼溼黏黏地浮盪耳旁；那是隨後即將出場說話的阿基咕他叔叔，不時要在日頭滑落中央山脈仍繼續照亮對面海岸山脈的那一時刻，輕輕轉開他那台擱在桃心木櫃子裡的勝利牌電唱機，小心細膩的將唱針頭放到已經數不清承受唱針轉動多少圈地球的唱片上面，於是響起並不受左右鄰居歡迎的悲多芬的《作品 130 降 B 大調第 13 號四重奏》。曾經跟在阿基咕旁邊聽著他叔叔解說悲多芬作此曲的抱負，似乎希望能含括從日耳曼舞曲到賦格曲，舉凡任何體裁形式儘可能綜合的在這個作品中開展出來；而此時聽著第一樂章開頭的大提琴與小提琴由重疊奏出各自的核心主題不久即驟然分裂、明顯展現一靜一動、一緩一急、一沉一亢（這是依著阿基咕他叔叔的解說記下的）……彷彿看見永遠恬默不語的紅頭山與當年湍急奔瀉、如今只在

豪雨之後才能想見像野火一樣猛烈燃燒的嘎唧唧溪水兩者的對峙；而陷於這樣的音樂氛圍之中那歌仔戲的絲管鑼鼓聲早已不聞……

是的、在咱們一街村的風俗是，人死之後不說埋葬而是說種在紅頭山：譬如籽苗一般種到土壤裡會發芽成長：頂著墓碑的臉等待復活、期待被接引到西方？而石定仔所說，在紅頭山上叢林中看到歌仔戲班演出的情景，自從整座山林被砍光改種檳榔之後，村子裡的人也不再談說這件事，就像紅頭山下的溪水，逐漸乾涸之後，村子的人不再稱呼溪的名字嘎唧唧而改叫西瓜園，逐漸，將溪的名字給忘了……

我的名字叫阿基咕……

我的名字叫阿基咕，今年二十九。大家都說這隻狗是壞狗：台灣話的九和狗同音。依照我們村裡老人的說法，壞狗的意思就是說我會遇上大災厄——攪不定，活不到三十歲！（事實也是如此！）你們聽過這樣的說法吧？報紙就登過：汽車牌照因為號碼前的外國字 F4 區域代號與台灣話赴死音諧而曾經拒絕換領的新聞！而赴死正好也是報紙冊封為死亡公路的花東公路這個地區的代號。也是好死不死——俗語講的，槍子打著卵鳥孔啦：注死的（注定該死的），剛換過 F4 新牌照的幾輛汽車接連在那時候出了車禍。——事實上，如果你是依著交通規則在這花東公路開車，肯定你要一路幹到嘴歪：這些以騎摩托車的方式把公路當作產業道路來走踏的駕駛，根本不依照他們死記活背應付考試的交通規則——根本就是，拿著駕照的同時就把所有的規則丟到肩胛後，公路好像成了他家門前的院子，歡喜怎麼橫衝直撞就高興那麼的直撞橫衝……失禮，扯遠了。對於死，說也不畏，我並不是那麼在意：早死晚死，人人都會死的，不是嗎？依照我們村裡老人的說法：「人，活得歲數剛剛好，該死就死，這才算好命；可不要活得過老，該死不死的惹人嫌招人怨不打緊，人，不像人的活著才可憐哪！」這，我可是照著我們村裡老人的話，一字未加、半字沒少的轉述喔；比如「活得歲數剛剛好」是幾歲？我沒問過也沒聽說過，所以無法告訴你正確的數字；至於「人，不像人的活著才可憐哪」的意思，我的猜想是與現代人的不尊重老人不關懷老人；沒尊沒嚴老活著幹嘛！說起來，天都要黑半邊呢——真失禮，我又扯哪兒去了——問我死的感覺怎樣？好得很：有如睡夢一般；所不同的是，沒有惡夢驚醒時的惶恐難安與美夢醒來時的流連悵惘的分別……

這裡是一街村國民學校。如果打校門口進來，你腳下裝有彈跳得夠高的彈簧——半天高吧，就能見著教室的排列正好像國音符號的ㄘ——這個假設既不高明又無趣味。要是拿後來香港武打電影裡的劍俠兩腳一蹬、飛到樹上，如何？或者，走到ㄘ的缺口中央遠遠的地方瞧著又像注音符號的ㄇ，有如村裡的人到山上

拖木材時打入樹幹稱作拖釘、繫上繩索拖著下山的那種叫做「木馬」的東西。聽老校工說：由校門口進來看到的這一系列蓋瓦、木板牆、地上鋪有水泥的教室是日本人建的，屬於高年級學生用的；對面的一排則沒鋪洋灰、地面坑坑洞洞的課桌椅得自己想辦法擺平，是村子裡的人合力用山棕、茅草、竹子建的；另一排，同款。為甚麼會這樣呢？沒人問。後來被叫著「溫妮颱風」把茅草教室的屋頂吹到鐵路那一邊、竹牆散落在地上或整片掛到樹頂……隔了不知多久才再建起一排長方行的水泥教室。老校工說那是美援的。甚麼意思？沒人問沒人講所以不知道。學校四周圍的樟腦樹、苦楝樹、榕樹長高了、樹蔭遮大了、學生打掃環境時的葉子也越掃越多了。

我，阿基咕，到現在，仍記得很清楚，讀小學時，有一段日子只要下了課，一定可以看到阿財子蹲在操場邊的那棵老榕樹下，兩手撐住下巴，好像發呆一般卻時而抬起頭看看綠油油的樹頂，似乎又等待著甚麼！我問過他許多回為甚麼那樣蹲著，可他一句話也不吭。好奇和頑謔的童心吧，使我也學著同他一個模樣的蹲到一旁。很久以後，他才悄悄告訴我（我跟你說你不可以跟別人說），原來他是蹲著等小鳥屎落到他頭上或身上，然後，他母親就會煮個蛋給他吃。我問他為甚麼，他也不知道；反正有蛋可吃就是了。有那麼一天，他真的拿了個蛋站在教室的講台上，一邊剝著蛋殼一邊露出很是炫耀的神情，惹得全班同學不停的吞口水。那是要吃一顆蛋都不容易的年代喔。有一天，阿財子生病沒上學，可我已成了習慣似的蹲到那棵老榕樹下；蹲不久，真巧真好，小鳥屙了屎落在我頭上。我抬手摸一下、放到鼻子前嗅了嗅——真是臭啊，差點兒沒把早晨吃的地瓜稀飯嘔出來！趕忙跑去洗手檯把鳥屎沖洗乾淨，然後，高興得等不及放學就跟老師撒個謊說我的頭好疼要回家休息。老師卻要離我家不遠的阿梅子送我回去。我才不要她送呢。每次她跟我說話或兩個人稍稍走近一點，同學就會「喔」的喊叫起來；她不在意，我可不喜歡聽「喔」的後邊兒又加上「羞羞羞！男生愛女生、女生愛男生」的話。我三兩下把課本用和蒸菜頭糕用的麻布一樣的方巾包起來，抓著包巾兩角、低頭、往背後一拋、滑到腰間、一邊繫綁一邊向老師鞠躬說再見、向同學們鞠躬說再見、轉身走出教室、回家了。——才走出校門，我早已禁不住的一蹦一跳起來：想著明天上學時，我也有一粒雞蛋可以在同學面前慢慢的剝殼、慢慢的吃——哇！口水都快流出來了，肚子也餓了起來。

原來還裝作病雞般慫慫樣子的阿基咕，前腳，才踏出校門即轉頭左右觀察有無其他人影，後腳，跟上來卻未往前跨去而於前腳邊，腳尖一墊蹦蹦起來，然後，就這麼一蹬一跳，鬆寬、用類似麵粉袋布料縫製又在臀部位置上補釘雜色布的褲襠間、上下晃動（還未受到許多年後出現的三角褲緊裹）的小鳥兒好像伸展小翅膀托著他——蹦蹦跳跳過幾間蓋甘蔗葉或茅草的屋子、彎曲蹦蹦過幾條小路：不遠處，毛竹、桂竹叢邊、燈籠花樹籬分隔著幾間老舊同是用甘蔗葉或茅草的房子——其中一間即是他家。暫停。阿基咕還有幾句雖然與本故事無啥相關，卻一直想說出

的話先讓他說個坎站，也有個段落吧：其實，我並不是討厭阿梅子或者說我很喜歡她呢。我與她從小就玩在一塊兒。我母親甚至還在我和阿梅子玩兒耍的時候對她媽媽說你們家的阿梅子長大後就嫁給我們阿基咕做媳婦，好啦！阿梅子國民學校一畢業就給她舅舅帶到台北的紡織廠做女工。我們偶而也會寫信連絡，直到我上縣裡讀中學，有一次寒假回來，天空落著冷冷的細雨，走在甘蔗園裡的小路遇見她披頭散髮、渾身溼漉漉、由著她媽媽牽著手、哄著回家……母親跟我說：阿梅子被台北的男人糟蹋了、發瘋了！後來，她被送到離村子稍有一段路程的璞石閣精神病院。那裡「關」著的聽說大多數是在軍中因想家、想親人發了瘋、上了年紀的阿兵哥還有……

阿基咕真是滿懷興奮的才蹦著跳著進入他家地面不是很平坦的屋埕就大聲喚叫「姨娜！姨娜！（母親）」蹦進屋子裡；屋裡光線晦暗、空無一人，隱約只見破舊的傢具和凌亂散放牆角的刀子、鋸子、其它農作用的工具。他叫魂般不停叫著「姨娜姨娜」鑽入房間、回頭穿過廳堂跑進廚房、跑出廚房後邊的門：外頭種了幾壟紅菜、高麗菜、蔥茄甚麼的；再由廚房跑進廳堂衝出廳門，站在屋前的空地仍然大聲叫著「姨娜姨娜」。這時候，鄰居的阿榮孀走過來帶著一臉的哀戚、聲音卻溫柔的對阿基咕說話。阿基咕聽著聽著兀地放聲大哭。許久才見到淚水滑落。中央山脈上邊厚黑的雲層緩緩移動著。阿基咕張著大嘴巴而鮮紅的喉蒂就像漫畫書上那樣誇張震動著……

斷斷續續的嗚咽聲、鑼鼓鐃鈸聲合著大人小孩啾啾嗚嗚的哭聲。天空落著看起來溼溼冷冷的細雨夾著陣陣風吹動蒼白的招魂幡兒。二十幾隻腳穿著稻草編的草鞋沉重地踩入泥濘牛車路濺起污水泥巴一步一步移動。棺木兩側各有一人擎著斷了一根兩根骨節、褪了色的老舊黑傘。阿基咕披麻戴孝捧著鐵皮油筒造的「米斗」，分不清是淚珠或雨水，有氣無力號啕叫著「阿瑪阿瑪「父親」隨在棺木後邊送他阿爸，種到紅頭山去。

我，阿基咕……我父親是林場的伐木工人。他死了……父親的屍體運回來時我聽到同父親一夥工作的伙伴嘖嘖喳喳說著，那天中午大夥兒吃過便當，抽著菸休息閒聊的時候，有一隻，據他們說是很漂亮、五顏六色的小鳥飛來停在附近的樹上。我父親不知是那根筋突然絆錯或是得罪了山神土地公——大夥兒也沒出聲勸阻——竟不顧山上的禁忌，爬樹上去捉那隻小鳥（不是上山打獵，就是看到一支鳥的羽毛也不能拾取；不是下海捕魚，海灘的一尾魚也不能抓）。他們說（他們瞪著眼睛一直一直隨我父親的身子移動），就在我父親伸出手要抓那隻小鳥時，兩腳踩著的樹枝突然斷了——就在大夥兒的驚叫聲中，我父親卻一聲也沒吭、身軀跟在斷落的樹枝、穿越過樹枝、落下來、死了。那隻被說成是五顏六色、豔麗無比卻叫不出名字的小鳥、飛走了……

那時候，糖廠外銷砂糖的價錢同黃金一樣，但是做「會社工」的工錢卻仍舊是「吃勿會飽、脹勿會肥」、三餐勉強溫飽（當然得摻配蕃薯地瓜），於是，村裡的男人只得分成好幾組工作班外出討生活：有專門挑砂搬石頭入鐵線籠築河堤、開路稱作**工事班**的；上山鋸樹伐木拖**木馬**（一種以類似雪橇的木架堆置木材自山頂拖下來，危險性極高的工作）的**山頂班**。阿基咕的父親就屬這個班子。到「山前」鑿煤挖礦的是賺土地公錢的**土腳班**……婦孺老幼則留在村子做附近糖廠的**會社工**（名稱是自日治時代就這樣稱呼的）或，其它雜務。又隔了許多年，興起坐飛機到阿拉伯做**台勞**——在此有必要暫時岔開提一則，這時期膾炙村人口舌的故事：

據說在阿拉伯國家不能喝酒、沒有性事這檔子的交易買賣，一年半載才能回台灣**休息**一個星期或者十四天。每逢這會兒，這些人家的婦人自是也隨著在家休息。一時間，村子裡隨時隨地可聽到哼哼喔喔、嗯嗯合奏著床板咿咿歪歪、喀喀的新天堂樂園音籟。一天照三頓飯吃、另下午茶加甜點還有夜消。村裡的人是敬天地畏鬼神的，辦**那事兒**自是不好擾亂天地鬼神的聖心聖眼；黃昏後但在廳堂亮著一盞五燭光的小燈泡，白日裡便不得不用被單遮了窗戶；身子羶腥味羶雜汗臭、又啪啪地聲音特響特亮、不洗不成，於是，節省了電費付給自來水公司。阿興咕他家裡的含笑子，真正是嘴笑目笑，埋怨一塊剛買的美奇香皂用沒三天就得另買一塊，皮都快洗薄洗破了。單單只有翹尾腫春子，她家洗浴間的水與平常一樣流出的不多，害得左右鄰坊為她著急、抱不平，紛紛打聽有哪個村落人家上山獵鹿捕猴、或殺羊倒牛的，要為她買鹿鞭猴鞭羊鞭牛鞭回來燉漢藥給她家的阿清咕補上幾補。誰知，原來是她家的阿清咕要她身子不能洗，而且內褲得正穿反穿，就是不好換下。直到**休息**的最後一天，才叫翹尾腫春子脫下來，用雜貨仔吳店裡買的白報紙一層一層的包裹起來塞進行李箱帶到阿拉伯去。阿清咕對翹尾腫春子這樣說的：「想到**那個**時拿出來嗅嗅也強比人家說的畫梅止渴有用」果然是有上過學的……

這事兒起先當然沒人知曉。是有那麼一天，已在阿拉伯某個國家工作的阿清咕不知是**鑿髓咬骨**還是中暑怎麼啦——總之，當他將將要暈倒、顛來晃去之際，喚叫阿翹咕趕緊到他的行李箱拿來那包**東西**。阿翹咕急急忙忙把東西拿來時，阿清咕雖然已倒在地口吐白沫、兩腳有如得了**嗎啦立阿**（瘧疾）似地顫顫抖抖不已卻猶能勉強開口斷斷續續說話：快！快把、紙、包的東、西拿、出、來放、到、我的、鼻、口、上啊！結果咧，阿清咕真正是**藥到病除**的沒事兒啦，又生龍活虎繼續工作。同夥工作的當然納悶也覺得訝異，頻頻打聽那是甚麼寶貝竟有這般的神效。阿清咕這才**在室男**般靦腆的說了「是我太太的內褲啦！」——另個阿火仔則收工回到工寮之後，幾乎每個夜晚都會看見他端坐床上，兩手收攏到胸前，聚精會神，蠕動著左右手的拇指與食指，有如穿針引線的動作，同時唱起故鄉部落的歌謠。起初，人人也都受著感染附聲合唱：啊，離別後思念故鄉之情真像髮絲一

樣，越拉越長啊、越疼……可後來，有人發現阿火仔並不是縫衫補褲，拇指與食指所捏著的是如針一般細的毛髮、是他的女人那個地方的毛……

故事再回到正題。阿基咕的父親死後二十多年，他來到他厭惡的台北市，真正是「但恨枝無葉莫怪太陽天」啊，卻不是為討生活或禁不住都市的侈華誘惑而來。這**厭惡**兩字確確實實出自阿基咕的口中，只不過，一時分不清是因為他的同學阿梅子受到台北人糟蹋而發瘋，或其它甚麼因由讓他對台北有此忿忿感慨；何況這之前他不曾到過台北，何來厭惡？……這一晚上，他又夢見夢過無數次的夢：

一群伐木工人圍坐在雲縷霧紗中火堆旁取暖、吸菸、閒聊卻又不時抬頭溜一眼攀住樹身慢慢往上爬的男子。天空與遠處林木間恬謐、灰濛濛的雲霧輕游緩移。一隻顏色多彩絢目的小鳥身姿幽雅的棲息於樹枝：只在微風吹過時，才輕啟黑靈靈似墨石卻溜亮的眸子。那男子屏息止氣、似蛇般逶迤緩緩伸出五爪——就在將將接近優柔垂放的鳥尾、待要撲抓時、兩腳踩著的樹枝斷了。小鳥受著突起的脆響驚覺、伶俐的振翼飛走了；扇起幾片枯葉隨在栽落的男子身邊慢慢、慢慢飄落……火堆的火燄兀自搖曳、熾燃起來彷彿那飄移而過的雲霧也燃著了且繞著伐木工人的身子慢慢旋轉起來、游成紅的、綠的、黃的……顏色匹練。一面面抬起、伐木工人驚愕張惶的臉用著沒有眸子如兩口深邃的黑井仰視彷彿跌落自外太空、疾疾墜下的身影。黃的綠的紅的……顏色匹練旋繞、穿梭著。終於看清楚墜落的男子面容是自己的面容、隨即被捲入紅的黃的綠的……顏色匹練盤轉成的白色漩渦裡。阿基咕又再一次自這樣、僅只每回臉上變換不同表情的夢魘中、淌著一身的冷汗驚醒過來、胸脯因大口喘氣起伏不已；兩手用力撫揉著臉繼而交錯揉按手臂、胸腹。床邊桌上型日光燈綠色長方形塑膠柱面鑲嵌的白色塑膠片亮著微弱暗黃的光芒映著鬧鐘三點十五分阿基咕伸出手掀亮日光燈的同時翻身下床走到瓦斯爐前提起鋁製的水壺連續倒了兩杯水灌進喉嚨再返身走入洗浴間抓一條面巾走回漆著褚紅色鐵架安裝的床旁掀開棉被擦拭剛剛汗溼了的榻榻米床墊之後將面巾掛在床架上移動桌前的椅子坐下來兩隻胳膊放到桌面弓著頂住下頰雙眼瞧著玻璃窗外的一簇矮竹黝黝黯黯的葉子與葉子隨風搖動摩挲響起嘶嘶嗦嗦的聲音遙遙應著三四天前一場豪雨帶來這段屬景美溪上游的木柵溪流流的淘淘淙淙聲載著人畜屎尿雞貓狗鴨屍骸垃圾盪漾著水銀路燈霓虹廣告燈宛如多彩的水蛇蜿蜒扭搖穿過老景美橋流入新店溪的懷抱翻攪著更多的屎尿豬屍貓屍狗屍有時甚至是男屍女屍與各類功用不同的保險套與厚薄尺寸不一的月經棉等等垃圾之間浮漾著一張日報大大的黑體字印著我們創造出了數千年來古聖先賢追求不得的**撈吾老**以及人之老**誘吾我幼**以及人幼的理想社會字樣的左下角印著得用放大鏡才讀得的社會新聞連日來各地發現屈指難數的獨居老人死在住處或荒郊或國會大樓前的鐵條椅上屍體已腐爛成一堆白骨才被發現云云而又一欄印著全國百姓體恤地方與國會議員之為國為民勞心勞力紛紛投書上電籲請為他們加滿中山

裝的口袋……河水不停的流啊流流過中興橋雖被斷崩的水泥橋面壓傷左腰肢仍然不停的流流過台北橋時盆地的上空就要漸漸露出像魚屍反白的肚皮然後由肚皮裡蠕蠕鑽出白裡透黃映紅雜綠的蛆、蛆、蛆、蛆蛆,,,,,,,,,,,,,,,,,,,,,

阿基咕利用熱車的時間把計程車裡外擦拭乾淨後，拉開車門彎身坐進駕駛座的同時，右手拿起豎靠在椅背上的紙板插入，黏在儀器表護罩上的亞克利框內，踩下離合器上檔，左手緊握方向盤，右手轉換排檔，慢慢沿著巷道開出去。

紙板上貼著一張早已發黃而且失焦的女人黑白相片；雖是如此，猶可看出媽然而笑的女人之秀麗；背後的火車站站牌字樣清楚還有遠遠的山。相片上頭的紙板上橫寫著兩大字「尋人」，底下的字體較小，寫有「懇請好心的乘客先生/小姐/如果你認識相片裡的人/或知道她的下落/千萬懇請告知開車的我/好嗎？真多謝！」背景的车站是舊時的花蓮火車站，多美啊。那時候北迴鐵路未建，花東鐵路線上的火車站不管大小，都恬恬靜靜、自自然然洋溢、煥發著多少**站務員**辛辛苦苦經營有如住家環境的幽雅庭園人文氛圍（我蕭木說的哪！這等美好的記憶只能到遙遠的中央山脈那一邊的集集車站，勉強回味，奈何後來，因為北迴鐵路、什麼鐵路電氣化被拆除了；而花了幾百萬蓋的鬼都不願意呆上一秒鐘的許多新車站，現此時已經廢棄成了垃圾場，養著蒼蠅蚊子……）

車子在巷道行駛不久就有人揮手招坐。是個五十來歲的上班族男人吧，坐進車子裡與阿基咕互道早安後也沒說上哪兒卻問著：有消息了吧？阿基咕溜一眼後視鏡苦笑著搖頭回話：還未有呢。那人接著說：噯！實在講，台北若海茫茫，要找一個人就像是找根針哪。不過，像你這樣有心有情的人，菩薩一定會保佑你早日找到的啦……聽兩人的對答可知是老顧客了。正如那男人所言，台北海茫茫的，阿基咕抓準個空隙趕忙將計程車轉進道路的車潮中，不一會就在高樓大廈間的海溝裡失去了蹤影。

那時候，台北還未出現新光摩天大樓（抄寫者註：當然想也沒想到日後還有世界高的 101 大樓）的展望台可以讓人居高瞭望東西南北四方的景觀；雖說整個都會區彷彿一覽盡收眼下，視野是拓闊了，但眼下的煦煦子子，卻又不免使人覺得那面對著城市的生疏感，濃濃有如灰濛濛的污煙廢氣，緊緊籠罩在盆地上邊且自四面八方擠壓過來而叫人喘不過氣兒的老想吆喝呼嘯！

如果你問計程車司機「生意好不」，也許會聽到「阿搭利好或不好」這句話。你或者會問司機**阿搭利(atari)**甚麼意思，卻只聽得回答那是日本話，意思不清楚；舉個譬如說吧：剛剛有乘客下車隨即看到有人招車；又比如載個長途客（當然回程的車資要算計在內）又僥倖在當地的車站附近能招到幾個乘客回來，這樣就是「阿搭利好」；反之，就是開著空車行繞老半天才載個客人；或停車等紅燈轉綠

燈時，路口那邊右轉的計程車接二連三載走幾個，等你再啟動時已沒人搭車了，「阿搭利不好」大概是這個意思吧？你哦哦嗯嗯地聽完之後，接著「喔~~是這樣噢！？」不一會，你付錢下車了。再搭另一輛計程車或許你又問司機「生意好不」時，你聽到的有可能是「好？好去壁頂哩，好！」或「好？滿街路都是私家車，路塞得走路都比坐車快！」或「政府官員攏是吃屎的！開個計程車這也要納稅那也要繳稅，福利啥謔也沒，道路品質、交通狀況亂雞巴糟——好？講著天都要黑一邊！」聽著聽著，你付錢下車了，然後，你可能走進人雜聲吵的夜市吃一碗甚麼羹、喝一杯甚麼補藥酒、買幾卷**研豆花擠牛奶**的錄影帶回家與令夫人一起欣賞治療不舉不孕症或只要樂子不要孩子；或你走入銀行將**共密商**(commission)的五百千萬的尾款匯進在國外讀書只有十一、二歲的孩子帳戶裡；或你走進名人大樓、飯店、賓館搬演《失樂園》……(我蕭木、這都是我依照聽來的司機先生/運匠的牢騷語……當然更有其他、請繼續……想來我與阿基咕同是後山縱谷小山村出來的、從小就受到謹言慎語的耳提面命、兩人見面談的無非就是我蕭木想聽到小山村人事物云云……)

夜。路旁的大眾餐館。將將入夜的街道又是另一波的交通尖峰，色彩、型款不一的汽車緊閉門窗猛扇烏煙瘴氣排成長龍；路兩旁的行人摩肩接踵呼吸著廢氣、個個臉面逐漸釋出一整日被關在牢籠裡為演出而收斂的野性獸習，穿梭於幻化的水泥叢林中嗅味尋找弱小獵物；霓虹廣告燈也復活過來，踢將日頭躲入黑幕之後，爭彩奪豔一如歡場的女人不得不打扮著妖嬌模樣、抹白塗紅畫綠吸引消費者、尋歡客的注目……（那時候還未出現拒抽二手煙的公益廣告：煙，不是你抽的為什麼要忍受？！大聲說出來——對哪！我不開車為什麼要忍受汽車排放的有毒廢氣！又不是我在賺錢，幹嘛要忍受化工廠排放的有毒廢氣！我幹嘛要嗅聞那些個政客、達官貴婦品玉吹蕭或吮癰舐痔、詛咒給芸芸眾生去死的廢話！……都給他們去死吧！）

這家位於宛然小幾號的北京天壇卻也顯得宏偉建築背後路旁的餐館，由於停車方便，顧客幾乎全是計程車司機；此時內外熱鬧滾滾、喧嘩騰騰：各個談著跑了多少錢、交換載客的經歷與趣聞；間或有亮著嗓門吆喝上菜太慢啦；也有就電視新聞報導開了意見論壇的。

阿基咕開著車在眾多的計程車間找到個空位停下來，然後走向餐館。他點了菜將單子交給服務的中年婦人，倒了熱茶走到坐在角落吃飯的阿財子身旁空位坐下；兩人的身材立判分明：就像早期台灣電影裡的王哥是阿財子、阿基咕則和那扮柳哥的矮仔財相近。阿財子嘴裡嚼著飯菜問：生意好不？阿基咕喝了口茶搖頭苦笑。阿財子：你不全心全意跑車，生意怎會好啦。阿嬌伊前幾天還關心問起你呢！阿基咕：有甚麼事嗎？阿財子：她只是奇怪你為甚麼好久沒到家裡來。阿基咕：最近比較忙。我跟你說喔，阿財子，我要和房東黃媽媽合伙做生意。阿財子：做甚麼生意？——也好啦，我看你開計程車也跑不了多少錢，佳哉你不是租車，要不，你還得倒貼呢。說說看，你準備做甚麼生意？

夜深了，有些街道顯得冷清，偶而一輛兩輛汽車疾馳而過；有些街道卻愈見熱鬧起來，一輛接一輛的，大部份是計程車——更有空計程車在許多巷口排班。巷子裡總是三五成群的男女出現，好似自狂歡的化裝舞會出來猶戴著緋紅、蒼白或帶綠露黃、沁藍呈灰的面色皆步履不穩、大聲小聲夾雜著嗲言嬌語也口齒不清的擠入計程車、說是換個地方叫嚷「續攤」。

阿基咕儘拿眸子倆溜瞧那四六一夥、三五一群的紅男綠女，竟讓敲叩玻璃車窗的聲音逐漸不耐時才聽著了、趕緊側轉身子致歉不迭的打開車門；所幸那男女一雙沒時間在意，說了某街幾巷之後便擁吻一團。阿基咕方向盤一撥、趁了空隙踩下油門上路。他溜瞄幾次後視鏡：男人的右手忙著搓揉女人的胸脯然後慢慢的沿身子滑下去——女人的左手可是迅捷抓起男人的手爪放到原來所在、再重重的輕打幾下——計程車已湮沒在車潮中……

阿基咕藉著甬道昏黃的燈光轉動著鑰匙，同時費力的才抬起累塌了的臉，不意卻隨著後頰的頭顱仰個正面，睜不開的眼睛與吸抓著屋板的壁虎小不溜丟的黑目睛互瞅、默默道了晚安推門掀亮掛在屋頂的日光燈進入屋子裡，把車鑰匙、貼在紙板上的相片放到桌上——檯燈旁的鬧鐘指著十二點二十三分——走去倒了兩杯水咕嚕地灌完再走回桌前的椅子坐下、重重吐了口氣後彎腰解開鞋帶、自鐵床下抓了咖啡色塑膠拖鞋穿上後挺身往椅背靠上的同時，頭顱又好像螺絲沒上緊似的呼嚕往後依靠。久久，才聽到由拉緊的喉嚨吼出一口悶氣。

一隻壁虎悄悄由桌子後面探出頭快捷的爬行幾步，距窗玻璃一吋處又停了下來。屋裡的燈光誘引幾隻屋外竹叢中的飛蛾先後撲向窗玻璃、停在上面。壁虎又往上爬行幾步再停下，發出幾聲嘎嘎嘎啼叫聲是向造物主的賜食感恩吧，亦是警告飛蛾「我要吃你喔」卻不待對方反應，已用著餓虎撲羊之勢撲去、吐舌如電——唰！是舌頭閃拍在玻璃上的聲音。空！是壁虎的頭撞碰在玻璃上的聲音。窗外的飛蛾被突現的身影嚇得飛起來，盤旋一圈之後又往玻璃窗內的光線飛來……

幾乎同時的，阿基咕兩股緊夾雙腳併伸兩臂展張、挺腰「喔」一聲釋放了內心中的抑鬱或是紓解肉體十七、八個小時蜷坐車子裡的疲憊痠疼？座椅也跟著咿咿呀呀的響。然後，他起身掀亮桌上的檯燈，走到門後的衣廚上層拿了內衣褲、切熄懸掛的日光燈、推上門釰鎖、轉身走出去洗浴間沖浴、刷牙洗臉……

這房子約有六七坪大吧：進門右邊挨著牆是鐵床。書桌(也是飯桌)緊鄰鐵床靠著另一面牆、上邊有玻璃窗(壁虎與飛蛾仍繼續玩著**我要吃你、你吃不到我的遊戲**)。接著是一台四腳落地、老舊得應該不能收視的電視機上面擱著幾本書籍雜誌、幾份舊報紙的隔鄰是放在木板釘造的箱子上的電鍋碗筷碟子……